

# 我们怀念的高考，从来都不是为了“拱白菜”

6月7日的太阳照常升起，当人们又一次热烈谈论高考的时候，那些与这场考试关系最近的年轻人，正在伏案疾书。

高考之所以让人难忘，并不在于这漫长人生中的短短两天，能够完全决定未来生活的走向。这场考试，更像是一座通向远方的桥梁，一道翻越自我的山峰，一场少年人全力以赴的精神成人礼。

当我们走出很远，回望过去时，才发现高考是路标，标记着一段难忘的道路。那里有少年意气，有青春懵懂，有略显矫情的迷茫，有朴素的奋斗冲动，日复一日地努力，并不是为了“去城里拱白菜”，而是往更高处去。尽管十几岁的我们，也说不清楚高处是什么模样。

我们找到不同年代的高考亲历者，讲述他们的高考故事，相信将这些散落在历史中间的路标收集起来，能串联起更加宏大的集体记忆——并不是高考改变命运，而是一年又一年的高考，见证了那些努力改变命运的青春时光。

“因为高考，我成了那个例外”

老陆，1978年高考

我是湖南常德人，1978年参加的高考，那年我才十五岁。虽然说我当时在学校的快班，但我学习并不是很认真。这个快慢班其实是高考前临时组织起来的，距离高考也就半年时间，完全是临阵磨枪。

那年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，全国统一的教材都没有，我们用的都是老师自己油印的学习资料。在正式备战高考之前，学校上课讲究理论联系实际，学到的知识和考试内容完全两码事。

比如说物理考试考的内容是牛顿定律，但我们平时学的却是怎么操作、修理“三机一泵”——柴油机、电动机、拖拉机和水泵。

尽管父母平时也会叫我好好念书，奈何家里孩子多，他们工作又辛苦，精力有限，对我参加高考这件事儿并不重视。高考那天，父母根本没有问我任何考试相关的事情，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哪儿像现在，孩子参加高考，家长比小孩儿还紧张。由于完全没有压力，我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，只当作参加一次普通的考试而已，第一门考试之前还抽空去食堂给全家买了早饭。

考试那天的天气特别热，考场的秩序也比较松散，监考并不严格，好像大家都没太当回事儿。我读的是理科，考试的科目包括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和政治。我现在都还记得作文是缩写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社论，题目是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》，平时上课教的也都是怎么写这类批评文章，至于现在的什么文言文，根本不考也不学。

我一方面年纪小，基础也比较差，另一方面考试的难度太大了，录取人数又少，觉得考上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当时没有太把高考当回事儿，就想着好玩儿。考试的时候我还和同学比赛谁答卷更快，为了领先他一步，我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都没写就抢着交卷了，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。

那时候还不分一本、二本，只是划定一条统一的分数线。考试结果出来，我们学校四个班，两百多个人，最后考上的只有不到二十个人。分数线是三百零几分，我考了三百二十多分，算是刚刚过线。

我根本没想过自己能考上，连有哪些大学都不知道。等到填志愿的那段时间，不巧我奶奶又去世了，我更没心情研究填志愿的事。我有一个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远方亲戚，我的三个志愿全是他帮着填的。结果三个志愿里面的前两个都没有够上，我就去了第三个志愿，吉首大学的数学系。

那一届考上的同学，有的在一线城市定居了，更远的去了美国。我毕业了以后回家乡当了老师。我的父母都是氮肥厂的工人，我的两个弟弟都像他们一样进入氮肥厂当了工人。因为高考，我成了那个例外。

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

“我终于吃上了城市供应粮”

晓文，1987年高考，公务员

我是因为没考上中专，才不得以去上高中的。

那时候中专毕业就能分配工作，我家庭条件一般，太希望早点毕业挣钱了。第一年考师范落榜，我又补习了一年，还是没考上——那时候中专比高中难考，可能考大学的难度太大，而像我一样想早点工作的人又很多。去高中报到的时候，老师跟我开玩笑：你怎么又来了？

几十年来，高考的价值导向也一直在变化

在我们这所县城中学，每年大概能考一百个大学生，到高二我的成绩稳定在几十名，我知道肯定能考上大学了。

我1987年参加高考，我记得那年的物理特别难，考完估分，我只估了四十多分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可能只能上大专了。不过大专也不错，也能分配工作。后来把估算的分数告诉我们物理老师，他还觉得不错，因为常年考第一名的学霸，也只估了不到八十分——后来，学霸去了清华大学，我的物理接近五十分，总分稳稳越过本科线，被省城的一座综合大学录取。

录取的情形我还有印象，那年夏天我在乡下家里等待成绩，无所事事，和一群邻居打牌，忽然有同村人跑进院子，激动地说，你考上了！我听了也激动起来，牌也不打了，跟着回家报信。当时录取通知书还不会寄到本人手上，需要带着相关证明，去学校领取。我记得很清楚，1987年还没有身份证，因为我的第一张身份证就是在省城读大学时候办的。

收到消息的第二天，我去县城学校领通知书，把通知书交给我的恰好是一个初中同学。她中考考上了师范学校，这时候已经毕业到县中工作了，以前我是多羡慕她呀，现在我也有学上了。

父亲和母亲送我去大学报到的时候，火车站台上人山人海，那时全省都没有一条高速公路，长途车很少，火车是主要的长途出行选择，票总是很难买，车也总是很挤。我们被人流拥挤着推进车厢，熬了一上午，到达省城。在列车上还认识了一位同乡同届的同学，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，考到同一所大学，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，他现在是中学老师。

火车到省城以后，有学校的车接我们去。当时本省的大学本省人居多，很巧的是，睡在我下铺的人跟我来自同一所县中，之前我们互相并不认识，但彼此面熟。推开宿舍门，我们相视大笑：“原来是你呀！”

我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了，在大学里，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专门在夏天盖的薄薄的夏凉被，第一次在同学家里用电视机收看世界杯，第一次见识了大城市的高楼大厦。

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改变，是大学报到以后我带着转户口的文件，把户口落在省城。从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，今天的孩子或许很难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。对于从小目睹过农事艰辛的我而言，转户口的红印章敲下去，才是真正改变命运的转折点，我终于能吃上了城市供应粮。

“关于要不要高考，我的亲友分成两派”

若谷，2003年高考

我是2003年参加的高考，算起来已经过去18年了，但还是有许多的记忆留在心里。

那一年高考情况特殊，正赶上了非典。关于疫情，我记得当时高三上课期间要戴口罩（是那种多层的比较厚的棉质口罩），上下午两次体温登记，高考期间进入考点要测体温，考场内需要全程戴口罩。

2003年高考是首次提前一个月进行（之前高考是在7月举行），当然和疫情没关系，是国家考虑7月全国多地高温、暴雨的原因，所以提前至6月举行考试。

印象很深的是那年的数学试卷特别难，当时我的立体几何学得还不错，但是看到卷子上的立体几何试题，感觉一头雾水，考完数学后，同学们的脸色都很难看，几个同学打趣说，要不琢磨补习，再来一年吧。

上面是关于那年高考的简单回忆。于我个人而言，高考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。我出身于山西省阳泉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父亲在我高二的时候患癌症病逝，母亲所在单位效益一般，所以家庭生活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

父亲所在单位考虑到我们的困难，批准我参加岗前培训，准备把我招工到单位，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怀感激。这所单位在当地还算效益不错，我当时也结束了毕业会考，拿到高中毕业证。如果没有参加高考，我应该就顺理成章到那里工作了。

但是，我那时学习成绩还比较好，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读高中、考大学，人生轨迹突然要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我也有些不知所措。

一方面，因为家庭的变故，不得不面对



很多现实的问题，直接参加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一名中学生，我还是有着自己的梦想，有着对未来的规划和憧憬，而这些，都必须参加高考才能实现。

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基本分成了两派，有的赞成直接工作，即便是大学读出来也未必能就业，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是多么难得，持此观点的人要更多一些。另一派支持我继续读书，参加高考，持此观点的恰恰是读过大学的人，包括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，鼓励我一定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。

最后，我坚持参加高考，母亲也尊重我的选择，在许多亲友和国家资助政策的帮助下，我继续高三学习，备战高考。

说回考试，那时候的高考填志愿，是估分填报。考虑到数学试卷的难度，考前所有的远大理想和神往的著名高校我都不敢奢望了，只有一个朴素而现实的想法，一定要考上。我翻看《报考指南》，在一本B类和二本A类中认真选择，看有没有可以降分的政策。

因为是文科生，所以地质、农林方面的专业虽有降分政策但不能报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想过将来可能成为一名教师，但是为了享受降分政策，为了能上学，我选择了师范专业，当然，还有一个考虑，就是师范类院校的学费相对低一些。

遗憾的是，最终我的高考成绩差一本线还有几分，高出二本线倒是不少，比较顺利地被我填报的师范院校录取。

后来，我从大学毕业，到了省城一所中学任教，并且担任班主任工作，至今也有14年了。每三年送走一届毕业生，我也会跟他们讲起我的高考故事，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八零后很多人的命运。

高考于我，改变的不仅是我在哪个城市生活，也不仅是我的物质条件，更有我的精神世界，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，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下一代，他的未来或许也因此而改变。

如今，高考更多是一种经历，一种成长，是一次真正自己基于兴趣而选择，并为之努力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确定，就像张文宏在一次演讲中说的，我们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，我们每次与不确定性斗争的过程中都会获得成长的力量。

高考，会让你获得这种力量。

时光匆匆，去年戴着口罩参加高考的中学生，已经马上要升入大二了

感谢高考，更感谢父母  
劳周化，2010年高考，文字工作者

翻到一张2010年的旧照片，摄于当年高考前三个月，我们带着杂牌耳机走在校园里，校服穿得随意，头发凌乱，被春日的风吹了起来。照片发到同学群里，有人回复了一个捂脸的表情说，这形象有点北大韦神的feel。

我们这个群的同学都来自山村，客家先民避居的地方，去同学家里做客往往都要开着土摩托翻过几座山，乡人生于斯死于斯，每年清明扫墓便是整日地爬野山。

从一线城市和省城回家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高铁，要么自驾或坐大巴，假期常常被堵在高速上过节，要么坐绿皮火车，四百公里，车程要6到8个小时，下火车后再

转乘农村小巴，颠簸2小时才到家。童年记忆中有很多亲戚出去打工，逢年过节乘通宵大巴或火车回来，拎着城里买的水果零食，还有从厂里带的玩具。

一路考试，考到大城市去，是我们人生中不自觉开启的剧情任务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我们开始考重点班，父亲让我留级一年，换了个更好的学校。

四年级后集中学习三年，通过智科竞赛考到县城重点中学，如果这次失败了，三年后还有一次中考的机会。对我们来说，高考不是2010年才开始的，早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模拟试，与同校同年级的学生比赛，与其他镇的学生比赛，与县城的学生比赛，谁分数高谁就到更好的学校和班级。

看起来很卷，但也是最公平的一种升学方法。

我们中的很多人，在2004年到县城读中学以前，没有摸过电脑，不知道什么是天涯论坛和QQ号，没有听过魔岩三杰，不清楚什么是摇滚乐，甚至当时火遍全国的韩寒也没听过。大家只知道好好上学，考个好成绩，偶尔到校门口对面的教材书店买几本热血动漫《龙珠》，给自己打打鸡血。那书店叫“学海书店”，至今还在。

也许是因为小学考试提前预演了高考，很多人在中学提前过上了大学生活，成绩逐渐分化，高考时有人考了985/211，有人读很普通的本科，也有人读大专。但大家最终都到了北上广，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，第一次坐地铁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沿318旅行，第一次参加跨省的志愿活动，第一次在国外过年，都发生在大学期间。

毕业后经过几年的打拼，有的在城里买车买房，有的回家考了公务员，有的到更远的城市去当杭漂北漂。如果没有高考，我们可能还留在那个小镇里，像其他童年玩伴一样，务农，做点小生意，或者进厂打工。

这算是更好的人生吗？我不知道，留在家乡做生意发家的也大有有人在。我的父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几次老家，他们第一次来省城是在我找到工作以后第四年，我租了两居室的房子，终于有地方可以安置他们。

在我和女朋友的带领下，他们第一次逛CBD和动物园，第一次到数十米深的地下坐地铁，第一次吃米其林一星，第一次坐缆车登上市区最高的山。回老家后，他们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在省城游玩的照片，说下次暑假再来。如非疫情侵袭了两个暑假，他们已经实现了第一次去北京、第一次出国游的目标。

这一切的开始，或许是父亲领着我到学校报名留级的那天。

今年的高考遇上了广东疫情，此前，广州为无症状感染者考生定制高考专用考场的举动，引发舆论赞誉。每年高考，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外，打扰学子们紧绷的神经，但也总有老师、警察、家长以及全社会的付出，为这群年轻人保驾护航，创造各种条件，让他们安心考试。

这或许就是高考最让人怀念的特质——纯粹，纯粹的年纪，纯粹的梦想，纯粹的拼搏，所有人也都在努力地守护这份纯粹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高考不仅是个体一生中的难忘记忆，也是我们的社会一年一度体验共情、展示凝聚力的珍贵时刻。

2021高考，加油！